

歷代詩話詞話選

武漢大學中文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室編



武 汉 大 学 中 文 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室编

历代诗话词话选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武汉

历代诗话词话选

武汉大学中文系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室编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英山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4印张 331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10270·17 定价：2.15元

编 者 说 明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仅创作了数以千万计灿若繁星的诗篇，而且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诗歌理论遗产。仅以诗话、词话称名的诗论专书，即达数百种之多。这些专书，多采用随谈杂录的形式，语气轻松，不拘形迹，或品第名篇，摘举胜语；或泛述闻见，考索故实；或纵论古今，溯源辨流；或阐发精义，穷究妙理。笔触所至，几及诗歌创作与鉴赏的所有问题。其间，除托名唐人之作泥求诗格、诗法而少有可取外，余皆披沙见金，随有精粹之见。读来既有兴味，又足发人深思，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给社会主义新诗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为着促进中国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我们从历代大量诗话、词话专书中摘录了一部分至今仍有一定理论价值的原始材料，同时，又少量地酌选了古人论文、序跋、笔记、书信中与所录材料有着理论渊源关系的“话”，共一千三百六十余条，辑成此书，统名为《历代诗话词话选》，供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文学创作人员及文学爱好者学习时参考查用。

为了有助于总结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体系，我们试图将入选材料归为二十四类项，各以传统术语标目。所选材料，除属妙悟、神思、诗眼、诗法四类者按论述问题先后编

排外，其余均依作者生年次序排列。生年不详或无可考者约略比照同期作者编次。每类之后，都有编者所写说明，力求从理论上简要评述所辑材料的中心内容。

本书是在王文生教授的指导下，由孙家富具体组织全室同志集体选编而成。先由全室同志分头阅读资料，摘记卡片，并在反复讨论，将卡片归类标目的基础上，再增删调整；然后按类分工到人，充实材料，撰写说明文字；最后由罗立乾统稿。参加编选的人员及具体分工是（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良明：诗品人品，自得，自然；

孙家富：沿革因创；用事，风格，诗评；

乔维德：寄托，声律；

罗立乾：妙悟，神思，诗味，诗法；

郑传寅：形神，意境，含蓄，炼意；

徐正榜：比兴，诗眼；

程亚林：情景，诗理；

蔡守湘：感物言志，兴观群怨，真实。

在编选此书过程中，北京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曾热情提供了许多方便，初稿完成后，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百忙中审阅本书的胡国瑞教授十分认真而仔细地提出了书稿中的不当之处。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对我国古代极其丰富但又较为分散的诗歌理论进行梳爬剔抉，是一件意义深远而又十分艰难的工作。编者深知，因学识和水平的限制，在作此一尝试中，所选录的材料，一定会有“买椟还珠”之失；而其分类标目，亦难全当；所写说明文字，更不无错误之处。在此，衷心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九八三年八月修改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感物志言	1
兴观群怨	27
沿革因创	49
诗品人品	64
妙 悟	80
神 思	101
比 兴	120
情 景	138
形 神	157
意 境	176
真 实	193
自 然	213
自 得	227
用 事	240
诗 理	261
寄 托	275
含 蓄	291
声 律	306

诗	咏.....	325
炼	意.....	342
诗	眼.....	359
诗	法.....	381
风	格.....	408
诗	评.....	426

感物言志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尧典》，孙星《尚书今古文注》本

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礼记·乐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卷三十八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诗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毛诗序》，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

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

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本《汉书》卷三十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晋〕陆机《文赋》，《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十七，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

……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物感吟志，莫非自然。（卷二《明诗》）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卷七《情采》）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

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

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卷十《物色》）

〔梁〕刘勰《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范文澜注本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梁〕钟嵘《诗品序》，人民文学出版社陈延杰注本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懣，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唐〕孔颖达《诗大序正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毛诗正义》卷一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唐〕韩愈《送孟东野序》，蟫隐庐影宋世采堂本《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唐〕韩愈《荆潭唱和诗序》，蟫隐庐影宋世采堂本《昌黎先生集》卷二十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唐〕白居易《策林六十九》，《四部丛刊》本《白氏长庆集》卷四十八

诗人之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

〔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中兴间气集》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上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

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四部丛刊》影元本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

伊川翁曰：子夏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声成其文而谓之音。”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声成文则谓之音。然后闻其诗，听其音，则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谓身也，时也。谓身则一身之休戚也，谓时则一时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则不过贫富贵贱而已；一时之否泰，则在夫兴废治乱者焉。……

近世诗人，穷戚则职于怨愁，荣达则专于淫佚。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

……

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死生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鑑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

于性情哉？

〔宋〕邵雍《伊川击壤集序》，《四部丛刊》影印成化本《伊川击壤集》

……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宋〕苏轼《江行唱和集序》，文学古籍刊行社《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六

欧公云：诗源乎心，贫富愁乐，皆系其情。江南李氏官中诗曰：“帘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微闻箫鼓奏。”与夫“时挑野菜和根煮，乱斫生紫带叶烧”异矣。

〔宋〕李昉《古今诗话》，中华书局本郭绍虞《宋话诗辑佚》上册

书史蓄胸中，而气味入于冠裾；山川历目前，而英灵助于文字。太史公南游北涉，信非徒然。观杜老《壮游》云：

“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放荡齐赵间，西归到咸阳。”其豪气逸韵，可以想见。序《太白集》者，称其“隐岷山，居襄汉，南游江淮，观云梦，去之齐鲁、之吴、之梁，北抵赵魏燕晋，西涉岐邠，徙金陵，止浔阳，流夜郎、泛洞庭，上巫峡。”

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景，终年不移。”其恣横采览，非其狂也。使二公稳坐中书，何以垂不朽如此哉？燕公得助于江山，郑紫谓“相府非灞桥，那得诗

思，非虚语也。

〔宋〕黄彻《碧溪诗话》卷八，无锡丁氏校印本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

老杜寄身于兵戈骚屑之中，感时对物，则悲伤系之。如“感时花溅泪”是也。故作诗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饮》诗云：“步履随春风，村村自花柳。”《遣怀》诗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忆弟》诗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日暮》诗云：“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滕王亭子》云：“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言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中华书局本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册。

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怩，发为文辞，冲澹简达，读之者遗声利，冥得失，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

〔宋〕陆游《曾裘父诗集序》，《四部丛刊》影印明华氏活字本《渭南文集》卷十五

诗首国风，无非变者，虽周公之《豳》亦变也。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苏武、李陵、陶潜、谢灵运、杜甫、李白，激于不能自己，故其诗为百代法。国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尧臣、石延年弃不用，苏舜钦、黄庭坚以废絀死。近时，江西名家者，例以党籍禁锢，乃有才名，盖诗之兴本如是。

绍兴间，秦丞相桧用事，动以语言罪士大夫。士气抑而不伸，大抵窃寓于诗，亦多不免。

〔宋〕陆游《澹斋居士诗序》，《四部丛刊》影明华氏活字本《渭南文集》卷十五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于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正邪，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诗，各言其情者也。

〔宋〕朱熹《诗集传序》，《四部备要》本《朱子大全集》卷七十六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

〔宋〕朱熹《答杨宋卿》，《四部丛刊》影明本《晦庵

郑燮相国善诗。或曰：“相国近为诗否？”对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何以得之？”盖言平生苦心。

〔宋〕张鎰《诗学规范》，中华书局本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

诗者，吟咏情性也。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郭绍虞校释本

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山谷）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古典文学出版社本

诗与文，特言语之别称耳，有所记述之谓文，吟咏情性之谓诗，其为言语则一也。

〔金〕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怨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眇眇，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御其侈。此诗之源也。由是而观，则知诗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

〔明〕徐祯卿《谈艺录》，中华书局本何文煊辑《历代诗话》下册。

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

〔明〕杨慎《唐诗主情》，新都王鸣文堂藏板《总纂升庵合集》卷一百三十七

古人称诗者，率羁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郁结，而抒其不平，盖《离骚》所从来矣。岂诗非在势处显之事，而常与穷愁困悴者直邪？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行远。吾观尼父所删，非无显融肫厚者厝乎其间，而讽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必于变风雅归焉，则诗道可知也。

〔明〕焦竑《雅娱阁集序》，《金陵丛书》本《澹园集》卷十五

（小修）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

〔明〕袁宏道《序小修诗》，上海古籍出版社本《袁宏道集笺校》卷四

国朝有助于风雅者，莫如历下。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力塞大历后之窳，于时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及其后也，学之者浸成格套，以浮响虚声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郁而不能言，而诗道病矣。先兄中郎矫之，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谢华启秀，耳目为之一新。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